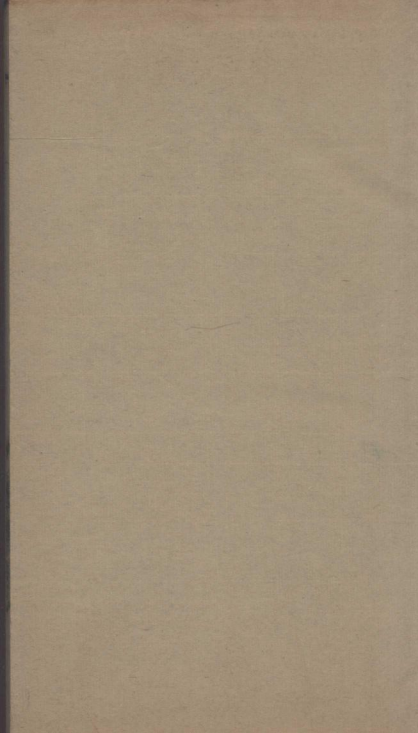


職官分紀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八

尚書省

宋 孫逢吉 撰

前漢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以為中書之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僕射一人書五人一人丞
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符節令一人奏之事及封四人
通典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此其任也周之司

會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
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
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
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
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及封
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
命敷奏萬幾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
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

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
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摠領綱紀無所不統僕
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書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
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於是始見曹名摠謂之
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
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
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

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

曰尚書省

令若闕則左僕射為省主

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寺

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

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
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
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
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
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
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
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
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

主之

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

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分主省

務

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

至神麤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

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摠

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

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

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

摠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

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
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宋百官志周官司書鄭玄云若今尚書矣秦時少府遣
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
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
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至
漢初並隸少府漢東京猶屬焉

隋百官志梁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又置吏部

祠部度支左右都官五兵等六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戶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三人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陳承梁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後齊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僕射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右丞各一人并都令史八人隋高祖

時尚書省事無不揔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揔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一人分司管轄

唐百官志尚書省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各十人以都事受事祭神察稽失監印給紙筆以主事令中書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以亭長啓閉傳禁約以掌固守當倉庫及陳設諸司皆如之

初有駟驛百人

掌乘傳送符後廢

都事各六人從七品上主事各六人從八品

下吏部考功禮部主事皆如之諸司主事從九品上有

史各十八人書令史各三十六人亭長各六人掌固各十四人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
今惟銓選典故稍存而幕職州縣中固亦有才俊不宜
輕之王旦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爾上曰言
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之不便但以
郎官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旦曰唐設內諸司
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田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

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唐朝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爾諸道兵職各歸藩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所能制也時朝廷得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其後諸帥跋扈由藩鎮強大也今之三司即尚書省故事盡在但一毫所賦皆歸於縣官而仰給焉故蠲放則澤及下賜予則恩歸上此聖朝不易之制也上曰何承矩嘗請以五等爵給其戶賦旦曰唐朝將帥富貴驕蹇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姑息之過也每

命一帥罕有帖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安審琦
即馳驛而至世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太祖變草制
度迄至於今藩鎮有提兵在邊位兼相位者每被君命
奔命而至此制御之大要也好談古者恐思慮之未至
上然之

尚書省掌六曹諸司文書施行制命舉省內綱紀程式
正御史糾不當者聽內外枉屈辨詐凡諸司奏請擬官
應審察判書者勾檢以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糾正其

稽違舉簡納文案凡更改申明勅令格式一司條法議
定以奏若朝廷有疑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辨定疑獄
奏覆太常擬謚大祭祀則誓戒百官凡六尚書之務本
曹所不能決者摠而決之

春明退朝錄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
舍人本朝惟重左曹名曹館提點刑獄例得名曹而開
封府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進
二資帶史撰更優遷如王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

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優遷李邕鄆自博士為禮部
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為禮部郎中是也景祐
中宋景文修樂書成遷工部員外郎慶厯中呂仲裕王
原叔修崇文總目成立為工部員外郎余預修唐書亦
忝此官又朝選久不磨勩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
郎祖擇之遷工部員外郎張修撰問遷禮部郎中

都堂居中

通典唐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
吏戶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

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
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制勅用黃紙

唐高宗時勅曰制勅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各有蟲蠹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州縣

並用黃紙

錄尚書事

魏志陳羣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按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密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

熹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
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
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摠已
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

傅暢晉故事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
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祿大夫尚書昭帝即位七條
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顥太
傅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秘書事

宋百官志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史分平尚書事昭帝
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漢東京每
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晉康帝世何充讓
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暕各錄
六條事然則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分錄
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
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錄六條事又是止
有十二條也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晉江右有四錄則

四人參錄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後何充解錄又參關尚書職無不總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也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

沈約宋書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按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唐百官志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
令則糾彈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韋昭辨釋名尚書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辨云尚猶
奏也百官尚書言事當省委平處奏之故曰尚書事

謹慎周密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湯之子也拜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

著外內無間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驚使
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
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薦能豈有私謝耶絕
弗復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
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府長史曰將軍

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達權

參錄

司馬彪續漢書李固字子堅狀有奇表執如此

錄尚

匪石不貳忠直不回

應劭漢官儀冲帝丁酉策書太尉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

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選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

事百官摠己以聽

和帝丁酉策書故太尉鄧彪元勲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為羣賢首先

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聰明康強可謂老成人矣黃耆元老詩書所美其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摠己以聽又煬帝策書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摠己以聽張禹忠孝彌篤其以禹為太傅錄尚書
明經篤行
桓馬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特領講部

授安帝經遷黃門郎侍中步兵校尉拜太傅錄尚書事
復入授順帝經于禁中因宴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

省事天子從之典職六年勤勞不怠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牟融

為太尉錄忠亮蹇諤敦德允元靈帝癸巳策書太尉陳蕃忠亮蹇諤有不吐茹

之節司徒胡廣敦德允元五世之從政可謂問溫室省
老成人矣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中木答以它語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旨苟合或問溫

室省中木皆何木也光與三公絕席張禹見太傅門領錄天下

事桓譚新論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志誅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乃堪使處議特平焉

曹節陳蕃見太傅門耻為魏臣魏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催郭汜之亂彪盡節為主崎嶇

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符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耻為魏臣遂稱足學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危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

典兵萬人

魏略明帝疾詔宣王到卧内勞勉之遂屬以少子與曹爽並輔政皆

持節同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典兵各萬人爽遂貪冒多改舊法選舉或非其人又數窺伺神器宣王乃奏爽云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臨困詔陛下及令臣升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

拔萃處眾僚之右

蜀志蔣琬為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拔萃處眾僚之

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伏

東錄西錄

晉宗室會稽王道子進位丞

相錄尚書事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勢傾天下道子世子元顯又加錄尚書事道子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

道子為東錄參弼機衡以亮天工王隱晉書元康元年
元顯為西錄

正識量弘遠歷位內外文武勲庸著在方錄尚書事朝政肅然司
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錄尚書事朝政肅然馬

景王為撫軍大將軍持節督中外諸軍錄劍履上殿
尚書事上初摠萬幾正身率法朝政肅然劍履上殿
南

文成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屬十人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誣亮與瓘有廢

立之謀矯詔害之咸寧二上疏免錄
年賈充遷太尉錄尚書事王導領中書監錄
尚書事時丞相參

軍羅弘父母沒賊賊平不奔赴御史中丞熊遠奏請議
而吏部尚書周顛送弘導亦署之其事為有司所奏茂

弘上疏免錄中宗令曰卿常摠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晉
萬幾何得解錄可除節而已

興書泰和元年詔會稽王朕承洪緒乃聞善秀慎徽五
教儀刑具瞻其以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

不名劔履工殿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人

錄六條事

晉起居注穆帝永和中詔曰尚書萬事之本王

化所由宜參貳親賢以康庶政侍中撫軍會稽王昱清劄秀令朕所憑賴其以本官錄尚書六條事

宜摠

朝政

大興初詔司徒荀組宜摠朝政可錄尚書事給班劔六十人

優策

南齊高帝崩遺詔以褚彥

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議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

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

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

不容均之凡察宜有策書用申輔位明堂遺像麟閣

謝朓

為明帝拜錄尚書事表曰暴風震電拔木倒立

後魏書北海王

祥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祥已拜命其夜有暴風震電
拔木倒立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威如此識
者知其才伎庸劣不涉文史三國典略北齊以并省尚
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

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解常天火示不復用
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天火示不復用
記晉元興元年尚書下舍火是時桓玄用事出鎮姑
孰名雖在外實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尚書令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
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
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

晉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
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
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疋秋
七十疋綿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從騶六人
立夏後不及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
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晉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
印墨綬五時服納言赤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

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領都摠攝諸曹出納王命

晉公卿禮秩尚書令拜受命皆策命薨則於朝堂發哀
若古之冢宰以在端右故也裴秀李徹衛瓘王戎樂廣
王堪高光荀藩和郁皆為尚書令

漢官典職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
故公為之者朝會不陞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
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
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回車豫辟衛士傳不得迂

臺官臺官過乃得去

漢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為省

齊職儀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令之職掌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關決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政故號八座為元凱謂以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齊百官志無令則左右僕射為臺主與令同
宋百官志尚書令任揔機衡

徐廣車服儀制尚書令輅車墨耳後戶

隋百官志梁尚書省置令一人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幾令摠統之

唐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

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

曰工部

兵部為前行刑戶為中行工禮為後行
行總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

太宗在

藩日嘗為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為遂廢其官廣德元
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勲特拜尚書令

六典尚書令一人正二品

秦置尚書有令丞屬少府漢
因之武昭之後其任稍重漢

書云宣帝特任中尚書元帝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元帝被疾不親政事遂委任焉及前將軍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尚書宦官中尚書謂中書及尚書也中書與尚書奏事故連言之及光武親摠吏職權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自魏至晉宋齊秩皆千石品並第三梁加秩中二千石班第十六陳加品至第一後魏北齊及隋品皆第二皇朝因之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後漢以尚書令僕及六曹尚書為八座魏氏省為五曹則僕射有二若僕射省一掌則尚書有六率以為常今則以二丞相及六尚書為八座 總領百官

儀刑端揆其屬有六尚書法周之六卿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務

皆會而決之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摠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官魏晉以來其任尤重皇朝武德中太宗初為秦王嘗親其職自是闕不復置其國政樞密皆委中書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尚書令為正一品按唐六典正二品是時將授趙王鎔此官故升之

國朝官品令尚書令正一品

以頭軻乘輿輪

後漢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

聽以頭軻乘輿輪遂止

識亡書

前漢張安世以父任為郎天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某作某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三獨坐

後漢尚書令主

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習故事

侯霸字君房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

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夏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天下樞要

韋彪曰天下樞

要在於尚書 補益王政 鄭弘字巨君為尚書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明習故事號為富贍

司馬彪續漢書黃瓊字世英遷尚書令明習故事號為富贍

處

職機密數納忠諫

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數納忠諫

諫捶撲近臣

中屠剛為

尚書令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若尚書近臣乃至捶撲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惟剛

每極諫也

送者不出郭門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深見任用

東觀漢記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明習漢家舊事

樊準為尚書令明習

漢家舊事

周密畏慎 蹇蹇多直言

申屠剛為尚書令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

節儉自守

韓稜為尚書令以節儉自守

臺閣舊習

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其幹用臺

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

有蹇蹇之節

謝承後漢

書左雄順帝立虞詡薦之曰今公卿拱默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由是拜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不能對乃謫去郡守自是持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

詰孝廉上奏召名儒為博士

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俸祿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

雄并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臺閣以奏章為故事

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

有奏章臺閣以為故事

韓厥之舉

初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帥而直常坐臧受罪

而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父又與直善賜劔
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書姓名

鄧壽為尚書令初壽為僕射章帝賜諸尚書劔
惟壽等三人手自署姓名尚書令韓稜楚龍淵

僕射鄧壽蜀漢文尚書陳寵濟南鍛成時論者為之說
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敦謹不外見故得
鍛成其見異如此

言旨切直

任昉為尚書令職典樞密
常竭忠為國數條便宜譏

刺時政以補闕
失言皆切直

剪邪截曲不撓強臣

劉祐拜尚書令正
身機審剪邪截曲

不撓
強臣**旌賢退惡**

羊陟拜尚書令明
審選舉旌賢退惡

拔擢天下英俊

衛良
拜尚

書令每當選舉拔擢天下英俊
及二千石長吏功多者用之

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楊
淮

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選舉
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視尚書如參佐

衛瓘為尚書
令加侍中下

臺曰：「權常視尚書如參佐，視議郎如掾屬。」治身無嫌。唐仲謙，唐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典樞

機，數有直言美策以補察主上，每作表疏皆手自書之。處官任職，不言貨利之事，當公法不阿，所私京師號曰

治身無嫌。唐仲謙，厥德仁明。郭喬卿，郭賀字喬卿，為尚書令。百

鄉中正朝，條所奏以為故事。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解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

於宮闕，以禮無稱萬歲之制。韓稜入為尚書令，以才能稱實憲擊匈奴，還尚書以

下議欲拜憲，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枉道以事人，非所以立身且禮無稱萬歲之制。」左右

皆慙。天下皆慎選舉。張璠漢紀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

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慎選舉，在位肅清，上天下精選。」楚國先賢傳左

雄為尚書令天下精選言其人不素餐也

乞留宿衛

漢雜事黃香為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尚書令

居中持重

魏志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皆與彧籌焉

名重天下

或自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案竒策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名重

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才咸宗焉

焚毀故案上一荀令之論人久而

益信

或又舉荀攸可以代以後攸為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一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不稱職則請就黜

陳矯為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

書爾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慙回車

為後人所思

晉樂廣為尚書

令無當時稱然為後人所思

端右之職

太熙元年詔曰夫摠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

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每選此官常慎其人議郎空函
王戎清儉履道庸勲著于已試其以戎為尚書令
桓溫素忌殷浩因其北征軍敗乃上疏請擯浩於荒裔
竟坐廢為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後溫復欲以浩為
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持心平
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實典略荀或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
撓公意或有羣從一人才德實薄或謂或曰以君當
事不可以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表才也若
如來言衆人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此類也

坐處三日

香

襄陽耆舊傳劉季和曰荀
今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里啼巷哭

後漢尚書左丞
潘勗作尚書令

荀氏碑文曰君生長世家祇訓法度注馬若洪河渺渺
不可竭確乎若華山亭亭不可拔也年五十卒男女老
幼里啼駁議合上意永平七年宋均為尚書令忠正直
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

而巷哭

駁議合上意

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

意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

魏氏春秋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太祖每

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旬日

之中事多停滯

蜀志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衆務煩劇禕識悟無遺每

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亦不忘常以朝餽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非吾所及衆

望漸服

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公贊王業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

付琬卒以琬為尚書令時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躬履清儉不治產業

劉已字子初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

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為政不煩號為清能恭默守道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呂文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不煩號為清能然

持法刻深好用俗吏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晉裴秀為尚書令秀故聲名損於郡縣時

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歷職內外在公退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食李徹為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二令君之

美荀勗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覆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

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與謝安共掌朝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政王彪之字叔虎為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判稱曰朝之大事眾不能決者咨之王公不得判

斷甚樂

王儉為侍中兼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恒有三
五十人隨上詔事辨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

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
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之言之言之法
化以法馭下

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
下視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納言之官出領牧伯熊遠啟
曰伏見

吏部以太尉荀組為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
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舉朝憚卞

壺晉中興書卞壺為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
朝壺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抗志高

亮才鑒博雅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協抗志
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摠事此三者

荀勗集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常以丞相御史
兼官今者尚書令摠事此三者非臣驚聞所宜忝竊

宗上抑下刁協為尚書令性剛亮每務
宗上抑下中宗甚信重之摠括百揆憲範

王猷

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司摠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

而攝事

千寶晉紀王述不拜中書監患脚就拜尚書令於府攝事何為復讓書王述

得官無所辭為尚書令子坦之勸讓述曰汝言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

復讓摠參機衡出納朝政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摠參機衡出納朝政治

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遠宣迪文武謨勲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車騎如故千里

之應樞機在身

摠參機衡出納朝政成外平風而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猷

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才良無曰我智飛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白題壁

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

已則躡引之不已則絕是故去猛獸入郭武帝踐阼王

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皆莫能對瑩在御

圖武象來格帝與僕射並受詞訴徐湛之為尚書僕射

成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摠又以

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

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納言加首鳴玉在腰梁何敬

書令尊預機密後以罪免職復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

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

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復用之意未可為

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

貪怯為時所嗤鄙

敬容為尚書令貪怯為時所嗤

鄙其書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則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甚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

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乘小車就

席

齊書謝朓因裴徵為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謁仍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尊

官

曹羲九品議尚書令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體儀玉立山濤啟事尚書

令李循遠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儀玉立可以整肅朝廷

三人皆民望

又云有疾若作

大將軍雖不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強健者征南大將軍衛缺直正靜一中書監荀勗達於事物三人皆民望

不審可為吳歌有慙色

語林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吳歌恭曰居端

右之重席宰相之座而效流俗之音乎石有慙色真賢人魏荀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道死太祖言

則流涕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年無毫毛可非者真賢人也名冠百僚會稽先賢傳沈勳徵詣南

宮賜酒拜尚書令時節臨辟雍名冠百僚尖頭奴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

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逞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啟釁其罪

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方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

吾寧能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太武聞而嘆之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平原帶

地資緒極天後魏温子昇為臨淮王或謝開府尚書令表但以平原帶地資緒極天出臨侯服既乏

刺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入踐帝閣上冒釐綜之重負學製之

談梁范雲為柳司空讓尚書令表中寢軫心方餐凝慮寧可冒釐宗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徽匪伊身議

揚職萬幾總任百揆北齊邢子才為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揚職萬幾總任百揆相御庶

物准的羣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爵人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為易爵人以

世非盛德之舉又表晝覽泰山不假秋臺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

之舉公門有私非經略之才隋薛道衡論陳必敗之勢故是凌夷之運非經略之才曰為國之道在於寄任彼

之公卿備員而已尚書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天府文章萬方之藪江總表

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藪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尊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

豈期廷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垂昭納遂
斯反汗高選具瞻則猷益猷帷便臣暮齒歲制月制賒
臣皓昔之冢司今日端揆又除尚書令謝臺啟昔之冢

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賁謹當奏承夜月司會治本冢
冀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

宰朝端

又除尚書令斷表後啟云司會治本冢宰朝端縉紳所屬儀刑攸在焉

復表不受

唐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讓以太宗昔居此官
累聖相承曠而不置詔不允勅令宰相百官為尚書省送
上子儀復表讓不受許之

左右僕射

前漢百官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

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騎宰永巷宮人皆有

取其領事之號

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軍屯吏則有軍屯僕射永巷則有永

巷僕射

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

封門掌授廩假錢穀

後漢百官志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

令不在則奏下眾事

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射行復道左右丞郎御史

中丞侍御史皆豫相回避衛士傳不得迂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

即為尚書令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是也

晉職官志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獻
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分置左右
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
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宋百官志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
者僕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
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
邵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

南齊書百官志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事諸曹郊廟
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內非違文武舉補滿叙疾假事
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崇拜改號格
制蒞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通關
案則左僕射主右僕射次經之黃案左僕射上署右僕
射次署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橫畫成目左僕射
畫令畫右官闕則以次拜畫若無左右則直置僕射在
其中間摠左右事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尚書省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為主其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後齊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開皇三年詔尚書左僕射掌刺史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尚書右僕射掌刺都官度支工部二尚書又知用度

唐百官志左右僕射各二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

之貳令闕則摠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

龍朔二年改左右匡政光宅元

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舊

唐官品志僕射為執法置二人則為左右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

唐新語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

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
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六典尚書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並從二品漢官儀僕射秩

六百石公為之加至二千石自晉以後給省事吏三人
魏晉宋齊秩皆六百石品並第三梁品猶第三秩中二
千石班第十五陳品加至第二後魏北齊及隋品
皆從第二皇朝因之自漢以來章服並與今同 掌摠

領六官紀綱百揆以貳令之職今則專統焉初亦宰相之職開元

中張說兼之後罷知政猶為丞相自此以後遂不知國政

國朝大中祥符五年太常禮院上准詔定僕射赴上儀

前一日都省設新舊僕射次於都堂後衆官次於廊廡
其日衆官集省內以俟中書樞密院親王使相舊不赴
僕射自正衙退將至都堂諸曹史序立迎拜僕射至都
堂門外下馬諸行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郎並門內分立
迎候僕射北向揖其兼內職及知制誥者不迎候禮生
引新舊僕射出次對拜禮生諸僕射升堂分東西坐降
階就褥位對立新僕射就正位再拜復位對拜畢升堂
如上僕射一員降階赴位拜訖升堂坐牙牀判案六行

主事讀案堂上都事接案措笏轉案僕射揖措笏頂筆
判准式凡三道如上儀判訖禮生引對拜賀謝舊僕射
歸次新僕射立於都堂上面南引贊官告班致賀中丞
以下拜僕射答拜百官退僕射升堂坐諸司賀訖降坐
還次僕射與諸司三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兩省六品
以上就食畢退如常儀

元祐官品令左右僕射從一品

春明退朝錄國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

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文惠李文清張司空
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
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入樞相
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
僕射石元懿一人

不歷尚書侍郎便為僕射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省便為僕射

履聲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直諫諍上初納用之
每聞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為人所諧奏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當車諫遊

田後漢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悟其言即時還

宮上疏諫威刑太過

魏徐宣為左僕射時尚方令坐事被考劾宣上疏諫威刑太過又諫

作宮殿窮盡民力帝加嘉納

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鍾離意為僕射嘗以

上疏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上書陳竇憲

驕恣

郵壽為僕射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威傾天下憲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詣獄前後上

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國家

早禱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將兵集河東永好文得行將

軍常早禱路稱鮑尚書兵

排閣入謀

鍾離意別傳意為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來降詔賜縑三百

足尚書郎暨鄧受詔誤以為三千足詔大怒鞭之殿下欲死諸尚書莫不惴怖失色意獨排閣入諫曰陛下德

被四海思及夷狄是以左社之徒皆頓首服義鄧小子受詔誤賞臣聞刑疑從輕今陛下以鄧誤賞發雷霆之威殺鄧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愚臣不安明帝以合大義恚損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

不視奏呈文書

魏志桓范薦徐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

宣摠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語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典選舉

陳泰為左僕射典選舉

官之師長

李催等欲賈詡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之司直我之周昌

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紹

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暫起復**

卧如是數歲

魏略李豐字安國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託疾時臺制告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

日暫起復卧
如是數歲

中臺近官

吳志諸葛恪既定南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

臺近官迎

三代

晉太傅謝安生暎暎生子

致犒賜 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 四辭而後受

葛頴代陳泰為僕射四辭而後受

清虛恬簡

山濤清虛恬簡轉左僕射

累陳封禪魏

太康初拜右僕射于時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泰立前後累陳帝不許

中正舊

德

武帝太康四年詔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中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大洪毅潛通有才識

其以舒為左領選曹上廣登賢俊經始萬幾

永昌元年詔尚書分

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幾護軍周顛可左僕射領軍王遂可右僕射

莅官盡心

尚

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洪濟莅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摠樞機之重

羊祐泰始

初詔曰夫摠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秉德清
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審審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
摠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右僕射秉德清劭經緯文武

上三日僕射

周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好酒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曰視

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哀矣

吏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參贊百揆曹後依擬至今或領馬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霸府方隆起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暮出朝還

晉中興書顧和康帝

即位為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勅特諭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君便是一人

紀瞻字思遠時

為右僕射肅祖常引膳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

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老疾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與為治乎才

學文章

王珣為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服

風流之美

桓玄答道子牋云王珣名悟疏徽風流之美雖通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可益自

也多當時稱為強記

刁協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無練習故儀者惟協以久在中

朝加性聰朗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贊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強記

年三十七衆論

為美

晉諸公讚司馬珪少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為右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為美

上問獄

不對

沈約宋書王敬弘為僕射闕署文案初不省請常預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

不以訊牒問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請之政自不解上不悅

乘船至平昌門

劉延孫為左僕

射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船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奏彈謝靈運

王弘為僕射奏彈康

樂侯謝靈運人力桂輿溢其嬖妾殺輿江渚棄尸東流請免官削爵主收付大理治罪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

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南史劉祥

少好又學輕言肆行不避高下於朝士多所貶忽王與為尚書僕射祥與與子融同載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兄弟

兄弟

袁樞好學手不釋卷謹慎周密清才皆已令僕白自居為左僕射弟憲幼聰敏好

學有雅量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大僕射小僕射上二

王持平不送不迎

齊王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未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

書王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南士少居此職

帝欲用張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

耳江右用陸玩顏和皆南人
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
有公輔之量趙善為右僕射性温恭有

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深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
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換榻元順除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件起件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

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黑面僕射陽平王子欽字思若累遷右僕射色黑故時人號為

黑面驕唱不入宮門北史郭祚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為侍中黃門參議刊正

故事令僕中丞驕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
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驕唱至

上東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
驕唱不入宮門自此始也
府庫關鑰一以委之三國典略

東觀以徐騰魚左僕射
府庫關鑰一以委之
廢人飲酒北齊王晉明豪侈有俠氣留心經史招引

賓客嘗為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給田均平高

人云廢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批故紙乎隆

之為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隆

感受瘠薄隆之啟高祖志更反易仍得均平隆

章後周周惠達為右僕射自闕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

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

顧謂惠達曰任居端揆李遠除右僕射辭太祖曰遠秦

此卿之功也隴匹夫才藝俱闕平生企望不

過一郡守爾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

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

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

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

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與公

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至深讓非所望也遠不

得已方妙選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陵聞七十二歲揚

拜職雄擬經六十三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無

歎者老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矣若周文愛老則試
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永其妙選稱是能官

船覆沒

魏吉杜畿為僕射受詔作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帝為之流泣

望墳掩淚

後魏

李冲高祖時為尚書僕射卒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
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

疾望墳
掩淚

衣冠傾縱

蕭方三十國春秋劉裕為太尉既拜朝賢畢至僕射謝琨後來衣冠傾縱

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曰謝卿今日可謂旁若
無人琨對曰明公將崇伊周之寄方使四方解襟謝琨
何人而敢獨異乎以手板披橫衿袖門列戟隋左僕射
皆散裕意悅時人亦莫不奇之也

門列戟

高頴子弘

德封應國公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弘德申牒請戟
抑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
有歷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
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類聞而歎服國之宰輔不可

親細務

楊素為右僕射與高頊嘗專朝政後文帝漸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

一度向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實奪其權也

解事僕射

唐戴至德為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

嘗有老母經省陳辭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之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不是解事僕射請却付牒

來至德笑而還之

呼裴監而不名

高祖受禪謂裴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仍詔尚書除食奉外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

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

逍遙一代

寂遷左僕射頓首言臣初發太原以有茲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人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

太上逍遙一持法稍深

蕭瑀字時文拜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諸司會為羣僚指南庶

代豈不快哉

務繁摠瑀見事有時偏駁而議事輒變易封倫太宗立持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拜右僕射始

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

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遭疾卧尚書省

帝親臨視命出入卧內長孫無忌帝以皇后兄又相友

尚輦送還即出入卧內春倚甚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

右僕射廣耳目訪賢材房玄齡進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

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引士咸得職杜如晦進右

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僕射仍領選

與玄齡共釐朝政引士賢者下領選上終當坐此李靖

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任隋

為殿內直長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後

以取定襄功遷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

厚恂恂似不能言上三世居此官高儉字士廉遷右僕

稱恂恂似不能言上三世居此官射士廉三世居此官

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

叱左右批薛懷義頰蘇良嗣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南衙宰相上

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

撰封禪壇頌張說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班爵同

禮數異裴耀卿進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官唱案禮畢就

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即博

士紛泊非病士所宜僕射巾裴冕拜左僕射性豪侈既林甫默然慙居歲卒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

豐樞馬且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自用隔

品致恭

實易直為左僕射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

品官亢禮易直為中丞奏駁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

交結權倖而得貴

位元和中裴均為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選印及呈孔目唱案皆使尚書郎為之又三品以上升階列

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為大丞相因製儀注

自極尊大自中書門下及諸三品以上官是日皆坐受拜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

拜文昌左右丞相亦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倖而得貴位班列

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

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為師長庶僚
寶歷中左僕射李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絳與御史中丞王

璠相遇於道璠車不為之却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摠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書其姓尚書以下缺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特為殊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草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來緣有才不當位思如特拜者遂從簡畧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又參謁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勅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威旋致絳改官共寢詔虞世南製碑文貞觀四年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

晦君臣義重不幸淹從物化追念勲舊痛惜于懷仰體
吾此意為製碑文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
半遣置之
靈座焉
半瓜置靈座上
諫不可廢后
褚遂良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

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
諫遂良曰太尉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
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
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
此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
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詔臣
曰我兒與姊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
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
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
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笏弓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
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

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不雨乞身

張行成拜左僕射永徽四年三月不雨五月行成懼

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勅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

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耶泣然受四品以下官拜李程

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相出鎮徵為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奏上官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以

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不同四品以下官悉許受拜王

泄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奏聞太常寺定

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獲時中丞李漢以為受四

品以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近以詳定所緣拜禮皆

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六

日勅處分程義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

而居師長之地上奏儀制李漢為中丞

地物議輕之李程為左僕

射以儀注不定表請定制先是太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到之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以下拜謹案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唯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

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况御史中丞殿中是供奉官尤為不可儀注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以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借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詔崔郇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為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議

檢校官從其班

令狐楚自河東節度使入為吏部尚

書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賜靈官有品不宜從二品之外請從本班優詔嘉之

壽杖

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乃下優詔授特進在第三攝養每三兩日至中書

門下平章政事賜靈壽杖助是足疾也

超擢太駟上章懇辭

蕭俛長慶中守左僕射俛

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己輔政日淺超擢太駟三上章懇辭復詔授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

道改兵部尚書大水請免官

唐休璟拜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

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

豈得與人主

爭權

柄戴至德遷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

嘗與奪若有理者宥為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

不欲一物失所

房玄齡代長孫

無忌為左僕射既任摠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賜三傑詩宋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

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

帝賦三傑詩班列五代史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自寫以賜之乃共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之臣立行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以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性質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宰相馬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檢例而臺司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次即當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侍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孔昭序言語是朝廷人認不解語也且僕射是師長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呼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彼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也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政事僕射九國志唐李昇世家楊渭文士晒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建國以昇為左僕射參政事乘削亂之後漸復紀綱修典禮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楊削皮思

恭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為錄軍國事增山澤
隴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曰楊削皮
勿藥恐傷僕射

吳越崔仁冀父詢善射仁冀方娠而母
病詢欲飲以藥一夕夢人謂己曰勿藥

恐傷僕射及覺以語詢詢疑其誑弗聽自篝火煮藥
見鑑上有蛇蜿蜒然遽覆其藥而沒後果遷左僕射奉

朝請

國朝淳化四年李昉為左僕射罷知政事先是上
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上言

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霖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
色昉居輔相之任職在調變陰陽乖度如此而昉晏然
自若無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寮師長如
減於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受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
宜加黜削以儆其臣上以昉者舊師長百僚至道元年
不欲遽黜但令為右僕射奉朝請師長百僚呂蒙正以
左僕射罷相上召謂曰僕射師長百僚朕
以中書政事煩多俾均勞逸蒙正頓首謝

中書都堂赴

上大中祥符四年詔文昌揆路師長百僚位望攸崇典章具載惟中臺之赴上久廢舊儀在多士之式瞻曷

明異數宜加論討庶別等威自今宰臣官至僕射並於中書都堂赴上不帶平章事者亦於本省赴上令太常

禮院與崇文院檢討詳定儀注時宰相王旦自兵部尚書遷右僕射止於本廳受賀僕射赴上禮久廢上寵待

輔臣故大耐官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下日李振舉之昌武為翰林學士嘗對上謂之曰朕即

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

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來往見丞相謝客門闕悄然無一人

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曾除端

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

之威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
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
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
乃具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向為僕射年月未曾考
於國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東齋記事曹利用先賜進
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
進士為
貴也

八座

晉職官志後漢光武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
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晉八座丞郎初
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謝靈運晉書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宋百官志晉西朝八座丞郎朝脯詣都堂朝江左惟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漢舊制也今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

南齊百官志八座各置郎中令史以下

魏官氏志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

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隋百官志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郎曹可依舊奏事自是始奏事矣隋高祖省置令左右僕射各摠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

唐與隋同

非賢莫居

晉中興書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

望省樓

唐崔日知歷職中外

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於都事廳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比文昌

劉洎

上疏曰尚書萬幾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

左右丞

前漢百官志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

後漢百官志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

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駟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

筆墨諸財用庫藏

漢儀曰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摠

漢官典職尚書左右丞摠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續漢書百官志左丞掌錄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右
丞主錄文書期會假署印綬及筆墨諸財用物

漢官儀漢制八座丞郎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

又尚書左右丞秩四百石遷刺史

晉職官志左右丞自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
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自此始
也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

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廩
振民戶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

晉百官表注左右丞俸月三十斛

宋百官志應劭漢官儀尚書令左丞摠領綱紀無所不
統僕射右丞掌廩假錢穀

南齊百官志左丞一人掌宗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
作格制諸案彈選用除置吏補滿除遣注職右丞一人
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

庫藏穀帛刑害割業諍訟田地船乘廩拘兵士死叛考
別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人民戶
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民戶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尉
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
署黃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
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
隋百官志梁武帝尚書省置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
知省事左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

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右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契囊盛之封以左丞印後齊左右丞一人

唐百官志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辦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臺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馬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馬龍朔元年改左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舊

六典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

丞者承也言承

助令僕摠理臺事也晉傅咸云左丞待奏彈八座魏晉
宋以來左右丞銅印黃綬絳朝服進賢一梁冠自魏至
宋齊品皆第六秩四百石梁左丞班第九右丞班第八
並第四品秩六百石陳因之後魏北齊左丞正四品下
右丞從四品上隋初左丞從四品上右丞四品下煬帝
左右丞並正四品皇朝服緋冕六旒三章兩梁冠永昌
元年為從三品如意元年復故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

制而正其百寮之文法分而視焉

若左闕則右兼知其
事右闕則左亦如之

若御史有糾劾
不當兼得彈奏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避
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

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
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
為正四品

國朝元祐令尚書左右丞並正二品

諸尚書左右丞並執政官

功滿詔留

東觀漢記黃耆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

進對威儀辭

言辨遠

謝承後漢書張詠少修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稱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丞朝賀陛見進對

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特拜東海相

閑練漢家故事

楊喬尚書侍郎左丞轉右丞自在臺

閣閣練漢家故事前
後上表陳國政便宜

正色在朝三臺肅清

王隱晉書劉
暹字長升為

尚書左丞正色在朝

懦弱非監司體

晉中興書王國寶
因酒生怒右丞祖

三臺肅清出魚中丞
台之採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為有司所彈烈
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

其免止桓溫豫章之封

荀斐遷左丞時桓溫平蜀朝廷
欲以豫章封溫斐謂太宗曰若

溫復假王威平定河洛脩復
山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臺閣大小望風自肅

晉諸
公贊

傳咸字長虞為右丞
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職輕事重

傳咸表曰左丞職輕事
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

臣以閭方猥忝斯任愧於
不稱慮罪之及夙夜無寧

彈八座以下

傳咸答辛曠詩
序曰尚書左丞

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
轄余前為右丞具此職之要後忝此位僊俛從事日慎

一却詵糾崔洪千寶晉記却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却丞而還奏我此為

挽弩自射詵聞曰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任其事崔

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於此洪聞悅服八座以下側目

憚之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在朝為百僚所憚却隆為尚

書郎轉右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後坐事免內外敬憚中興書孔坦善左氏兼有文章除尚書左丞內

外並敬累相糾奏沈約宋書何承天為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表不相善二人競向二臺違

戾相左君右君宋百官志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與三驕對飲南史

尚書二丞給三驕謝幾卿性不拘朝憲嘗預宴樂遊苑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驕對

飲觀者如堵幾
卿處之自若

糾舉稱職

徐勉為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

樞憲上

上殿不下有賀雅

梁書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

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令史七百名一見記姓名

劉儒弟覽除尚書左丞今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

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賍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啗

行路覽

文宣夜還不開門

三國典略北齊張耀嘗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

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卻學鄧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

待求良田薦為左丞

隋楊汪為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

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為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割斷當奏劾宇文愷于仲文競銀窟煬帝即位皆號為稱職

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秦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趨侍階廷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方管轄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萬幾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傳文案壅滯臣識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於時省務煩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勲

舊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滋弊且宜精簡四員
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網維略舉亦當矯
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
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精簡上稱職
戴胄拜尚書
右丞尋遷左

丞郎右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胄曰尚
書省天下網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
弊者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
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
人而百職網維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右丞制云昔
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網維

一事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
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於今稱
之故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左綱右轄上以卿
操右轄無俾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在省不置僕射
宗文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悉法令
以幹局見稱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

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疋仍勞糾文規不
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省父難執姚勗不入清流

韋溫為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中在幽州

為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溫居綱
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為安州刺史鹽鐵推官姚勗知河
陰縣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職方員
外郎制出令勗省上溫執奏曰國朝以來郎官最為清
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
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翼日帝謂楊嗣
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
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
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
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

高選

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王丘為左丞齊幹為右丞當時以為高選

詩名

王維以詩名盛

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元稹出郎官七人為尚

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乖公議者韋思謙不惜美錦初拜右

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御製

承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御製

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御製

詩以敘其事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

敘其事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有守執裴佖遷右丞時

令中使問疾并手寫方賜之兵部尚書李巽

魚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佖拜命堅

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佖之有守執

作者之冠冕

席豫天寶初改左丞玄宗幸溫泉宮登朝

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制

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

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崔子曲如鈞崔善為好學兼善天文算曆明

達時務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
今史悉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偃啣之曰崔子曲如鈞隨
例得封侯體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
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郎吏望風修整

韋弘景拜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
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網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
即日拜

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其屋數十間
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

因虛搆固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秦代
宗稱賞馬德宗時在東宮賞涓之究理詳明及刺衢州

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
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

拜尚書三世
韋嗣立子濟天寶中授
左丞
高書左丞凡三世居之
批字文化及子孫

案
新唐語楊昉為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
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戚族眾亦多為言者所司理

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凝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疑更敘時人深賞之

對宰相皇帝謁陵廟還宮先後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

自陝府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爾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

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官志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從五品上

隋置武德

初省貞觀初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丞務威亨中復舊

左司郎中副左丞所轄諸

司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闕則

併行之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

天后永昌元年置神龍初省後復置

左右

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

署符目焉

六典左司郎中一人右司郎中一人並從五品上

隋煬帝始

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皇朝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左

司員外郎一人右司員外郎一人並從六品上

天后永昌元年

置時顧琮自侍御史除元懷貞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弁玄纓簪導青衣纁裳一梁冠

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

符目都事監而受焉

國朝元祐令尚書左右司郎中正六品員外從六品

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隋滑儀為右司郎中於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

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時以詳整稱重

武元衡遷左司郎中

時以詳整稱重

精簡

見左右丞門

都公

二十四司呼左

典選事

九國志吳

王潛吳國建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
守譜牒靡散甲簿湮沒真偽相蒙潛雍容欵接坐客常
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
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牒才無可用者多慮給之上
有序潛之力也

尚書郎

後漢百官志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

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

不在直中

漢舊儀尚書郎四人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一郎主羌
夷吏民一郎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郎主錢帛貢獻
委輸

漢官職儀尚書郎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
郎三年稱侍郎凡三十四人選精鍊有吏能者乃用之
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見尚書執板對揖稱
曰明侍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

漢官典職尚書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帷帳氍毹通

中枕大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五熟菓實下天子一等
給尚書郎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
爐燒薰從入臺護衣服奏事明光殿因得侍省中省中
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士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
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三年遷二千
石刺史

謝承後漢書尚書郎舊典秩滿補令長鄭弘為僕射奏
以臺職雖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

始也

魏武集選舉令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
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法治事起草立議又以草
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之內事本
末臺郎統之令史不得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主於
謬誤讀省者坐之郎無使令史獨起草之法若郎不為
文書臺當仰令史是為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辦於
重角也

晉職官志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及光武
分為六曹之後今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為
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選
有吏能者為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
部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
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
三郎青龍六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
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數人謹封奏其名

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
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
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
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
客為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
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
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
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

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宋百官志漢成帝之置四尚書也無置郎之文漢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何帝增員然則一尚書則領六郎也宋高祖始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元嘉十年省儀曹主客比部騎兵十一年又並置尚書郎八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帳氎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給尚書侍史

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
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飾地謂之
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
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
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莞大
筆一雙隄廩墨一丸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
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民駕部起部屯田都官

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三人陳承梁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開皇六年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釐其曹事煬帝即位改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選部郎戶部為人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部郎工部為起部郎以異六侍郎之

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後又
改主客郎為司蕃郎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
員外之職

唐百官志尚書吏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郎中一人從
五品上員外郎各一人從六品上掌付諸司之務舉稽

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

隋尚書省諸司郎及承務郎各一人而廢左右武德

三年改諸司郎中承務郎為員外郎貞觀元年復置左
右司郎中龍朔元年改郎中曰左右承務諸司郎中曰
大夫永昌元年復置員外
郎神龍元年省明年復置六曹左右司郎中
初秦置郎
中令其屬

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秩皆二千石是為三署
署中有中郎侍郎郎中郎中秩皆三百石侍郎秩皆四
百石中郎秩皆六百石並無員數多至十人分隸三署
主執戟宿衛宮殿門出充軍騎漢因之故馮唐為郎中
署長揚雄為侍郎並其任也漢官儀云尚書郎初從三
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
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視事五年選大縣令亦參用
孝廉為之其郎中侍郎之名皆因三署舊號也客曹郎
主胡羌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次遷為縣令秩滿自
占縣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然漢言郎者多非尚
書郎漢文時直不疑買金償同舍郎漢武時顏駟為郎
三朝不遇及諸言以貲為郎父任為郎兄任為郎皆三
署郎也至後漢二署尤難分有尚書及曹名冠首者即
尚書郎也魏二晉以後無三署郎矣自漢以來尚書諸
曹並通謂之尚書郎漢代兩置其職則同魏晉宋齊唯
置郎中梁陳兩置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開皇初唯置

侍郎六年每司
各置員外郎

國朝元祐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

哀烏郎位

前漢天文志南宮二十五星哀烏郎二臺後漢位故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即此也

後漢

陳忠上疏云今言事者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也注二臺謂杜根為侍御

史成翊世為尚書郎諸郎多文俗吏又陳忠上疏云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諸

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旨鄙陋竊見光祿郎周興韞

匱古今博物多聞屬文著辭有可觀采挹奇懷引被覆

之華嶠後漢書馮豹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章帝嘉之數加賞賜豹

眠熟上令引被覆之無被食糟糠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崧崧逃入牀下上怒甚疾呼曰郎

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為人朴忠家貧為郎獨直臺上無被食糟糠

為三臺表

王諱為尚書郎臺閣議奏

試孝廉旬日拜

續漢

書胡廣舉孝廉試為天

典職十年

徐防為尚書郎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

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拔佩刀斷絲

方儲為郎中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立曰文

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守開陽

門候

何陽為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開陽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

俸

鼯鼠實攸為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鼯鼠詔曰何以知之曰見爾雅知鼯

鼠詔曰如攸言賜帛三百
段更勅王子從攸受爾雅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漢官儀明
帝時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或云何愛一郎而賜太
多上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傷

不離省闈

東觀漢記黃香為尚書郎嘗獨上宿
臺上左右不離省闈上聞而嘉之

體貌端嚴

容止可觀

徐防體貌端嚴容止可觀
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

天下名士

鄭泰靈帝
末陰交高

位各聞山東靈帝崩何進輔政
徵天下名士以泰為尚書郎

請補千石

東觀漢記尚書
郎舊典滿補長

史鄭弘為僕射奏以為臺職尊而賞
薄人無樂者請補千石自此始也

文最高華

司馬彪漢
書張衡字

平子以才學通博稱文最
高華舉孝廉除尚書郎

射策甲科

前漢馬宮治春秋誤
以射策甲科為郎

取他鞍被其馬

宣帝許皇后父廣漢為郎
誤取他鞍被其馬下蠶室

明易

高康以明
易為郎

十七年遷左丞

漢雜事張禹為尚書郎十七年遷左丞

舉孝廉

鍾離意舉孝廉補尚書郎

以病免

奏事駐車侍漏

樊梵為郎每當奏事駐車侍漏

服事丹墀彌綸舊章

謝承後漢書承父熹博物聰識為尚書侍郎服事丹墀彌綸舊章每誦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佐國珥治塞罅諫爭清節隱逸儒林徵聘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丞郎并復道取急因得聞覽其餘它官莫敢闕闕也在臺

練國家故事

劉裕補尚書郎才辯有文章自在臺閣練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決於口筆為羣察所服

深

識國典

龔遂拜尚書侍郎性敏達彌綸舊章深識國典每入朝奏事當廷所問應時捷對桓帝嘉其才誤

賜練

暨豐見僕射門脩儒術

樊準字幼凌少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為羣功曹召見帝器之從還補尚

書俱拜

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黜重見議去官

奏議為臺閣崇信

陽球

補尚書嫺達故事其所知駙牙前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閭重機中

有物出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視之問左右羣臣奏事明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自言知之願賜美酒

梁飯大餐臣朔乃言詔曰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

肯言曰所謂駙牙者也達方當來歸義而駙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駙牙其後一歲匈奴昆

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錄田鳳

為尚書郎儀容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恥以孝廉為令史

職丁卯有高節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故事郎以今史久次補之世祖改用孝廉郎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為

郎不對曰臣不病耻以孝廉為令史職爾世祖怒令虎賁施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郎曰能殺臣者陛下

不能為郎者臣善天文益都耆舊傳崔酺善天文選尚書郎習天官於永安宮帝數幸

宮問以得失賜之璧斂出逢童子結為兄弟會稽典錄咸憲為臺郎嘗出逢一童子容

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談接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有武有文未知所立陳

既到東都遇上見天下郎制曰有文者左有武者右宮乃正居中立上問此何郡郎而不從行位宮從容對曰

有武有文中聖人魏志徐邈為丞相軍謀掾又為東曹未知所立中聖人議令史魏國建為尚書郎科禁酒而

邀私飲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酒言爾竟坐得免刑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頃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

斃於穀陽御叔罰為飲酒臣者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矣然宿癘以醜見傳臣今以酒見視帝大笑顧左

右曰名呼小名傳幹字彥休司徒交辟皆不就公車徵不虛立除尚書郎傅子云太祖見幹年八歲時

甚奇之及為司空呼幹小名召為尚書郎駐車解縛韓宣為尚書郎常以職事與諸曹當並受罰於

殿前已皆束縛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上追念前臨淄侯所說乃曰是子

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開河渠通漕運鄧艾遷尚書郎駐車使問遂解其縛時欲廣田畜為

減吳之資遣艾行陳潁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而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洗漑可大積運糧又

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為行止又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臣

以為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永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以此擒吳往而必克矣宣王善

關西無雙

魏略母丘儉字仲恭少時

好名有才學故時人稱之曰關西無雙

相者以不過二

千石

張緝工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以為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上

以為緝之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其官所至相者以不過二千石上曰何止如是乎未幾而明帝崩緝出

為新平

太守 騁其能於萬乘之前

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錄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

尚書郎試然後得之其再職自賣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魏則不然今為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才技鋒出亦欲騁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今郎面自奏事口自天下之選面自處當

處當

天下之選面自處當

並見上

比一把葉

汝南先賢傳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許
賜錢十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得何可妄與

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不屈撓屈霸王字子卿拜尚書郎
把葉人以為反側也當五侯之時貴戚傾天

下在朝者莫不趨捷奏投壺賦魏略陳留邯鄲淳奏投
承風子卿不屈撓壺賦文帝以為尚書郎

賜帛才學冠羣宜作臺郎抱朴子漢末有稱衡者年二
十足十三孔穴舉齒過知命身居

九列才學冠羣名位殊絕始友衡於布不願為將蜀志
衣又薦之於朝以為宜使起家作臺郎姜維

字伯約郡欲表維以為將維家本才藝絕人宜在臺閣

衣冠不願為將郡因表拜郎中

索靖字幼安同郡張毅持表靖以才藝絕人宜在臺閣
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
南潘岳吳郡顧榮人之水鏡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
同官咸歎服焉颺等談講術瑾見而奇之

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知命諸子造焉謂曰此人廊之水鏡也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廟之才非簡札之用

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大臣之量靖每曰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

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之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莫不壯之

乞代兄命為

桓溫所知

吳隱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為溫所

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

銓定九品檢括精詳

周馥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曰馥理

識清正兼有才幹銓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不治威儀

遷尚書郎性輕易不治威儀

辨章制度

王隱晉書賈充除尚書郎少定發令兼度支考課辨章制

度事皆施行轉黃門郎

自表易通事郎

衛瓘弱冠為尚書郎時魏法嚴暴母陳氏泣瓘自表

得易通事郎

轉中書郎

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

也襍被而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莫不稱之

定科律理冤訟

劉訟為尚書郎定科

律理冤訟數年轉

對策上第

郡說郡守文立舉說賢良對策上第轉尚書郎

奏

駁古今尺

學虞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於古為正潘岳以

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地有則故用之地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楛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厯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

失之所取徵皆絕閔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
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
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
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易有
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行人所
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
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
成式不失舊物末季苟合之制異端亂之所當以時釐
改貞夫一者也臣兄弟俱歷解系字少連及二弟結育
以為宜如所奏並清身潔已俱歷洗馬舍
人尚書郎不得意作謠潘岳為尚書郎始岳次宜為郎
鄉里榮之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
非之密作謠曰閭道東有大牛王蜀有兩郎李驥字升
龍遷尚書
濟鞍裴措鞞和嶠刺促不得休
郎與杜軫齊名號蜀有兩郎陸機遷尚書中
兵郎轉殿中郎
每議莫能踰之後俱遷太守
頗涉文學

機與吳王表云以臣願涉文學故得轉殿中郎機在職多所駁議

文儀可觀

祖訥字士言最有操

行能清言文儀可不願超遷

王彪之字叔武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

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

願遂督責之官繁霜之任

晉中興書郭璞遠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肅祖之在

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璞雖孤寒亦以才學同見搗遇論者美之璞辭尚書郎表云今當以幼弱之質

充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繁霜之任實非所堪必速謗戾且臺郎清顯論啓宜允雖甘榮願就量力思退陞

下既擢臣以非望之榮服使臣得以自効斯亦天地涵育含弘兼濟者也

唯作吏部不作餘

曹王國寶浮動躁競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不用補尚書郎國寶以中興以來膏腴唯作吏部不作餘曹

回辭言郊廟有證據徐邀僉尚書祠部郎職主郊廟工言南北郊及明堂辟雍宗廟迭毀

皆有名重華夏何遠少有美望公府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除尚書主客郎賣

鐵長安千寶晉紀石苞字仲容賣鐵於長安高祖見而奇之擢尚書郎專典伐蜀事臧

緒晉書鄭默字思立為尚州人才無先者山濤啟事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書郎舊號大

臣之次州取尤者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傳祇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亦審可復用否有

益臺閣皇太子東宮當多用人才宜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湛有文德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

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各為其主晉世語曹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

止之爽不從有司奏曰綜導爽外望簡縱王處冲別傳反宣王曰各為其主宥之為郎處冲為尚書

即外望簡縱若有遺漏然事要輒執
其中外之雖無所辨明臺閣益歸重
在清途未免楚撻

太康起居注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受任基子冲為尚
書即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冲為治書侍御史

行義可用

范汪賤參軍陶鑑家甚富威近過其門屋穿
蘇倒畧無人迹云皆以行義所致可用為尚

書策在上第

阮德輜集策在上第即拜尚書郎單寒之
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詔乃集羣才使廷

對正用第二人

世說王坦之即中年少時汪彪為僕射領
選擬之尚書郎人有語王者王曰自過

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
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

隣族相賀

陸惠曉除尚書殿中
郎隣族來相賀惠曉

舉酒曰陸惠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
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

比蹤昔人

梁書王
筠除尚

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此職即署者或勸不
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得比蹤昔

人何所多
恨乃就職
兄弟遜居此職
劉洽為殿中尚書郎洽兄弟羣從遜居此職時人榮之

居寫行之首

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寫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以張緬為之二

十七年不徙官

後魏書高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煎採自給初尚

書竇瑾生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氏没入縣官後焦氏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

護其家積六年遵始篤行上杖脛三十三國典略齊主命百司各列勤

情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上齊主親詰其故亮對曰一日雨一日病一日酒齊主以其言實遂優容之杖脛三

十作虎狀

晉羊侃字祖忻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六寸初事魏為尚書郎以力聞魏文帝嘗謂曰郎官

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沙汰見留北史
伏以手扶殿没拍魏帝壯之賜以殊劍

辛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探等八人見留餘
悉罷遣右僕射元狀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廣寶曰吾
聞元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
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庶其晚哉
郎官家
唐書韋虛舟家有禮則父

子兄弟更踐郎
省時稱郎官家
入仕三十年方需省官
趙華早擅高名在官垂五十年

累經貶謫蹇躓備至而八仕三十年方需省
官身在郎署子嘗徒徒衣食不充以至亡沒
著王政記

裴遵度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
古理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
曹郎奏事
梁武帝天監初

詔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省備員無取職事
文案貴尚虛閒空有趨墀之目了無握蘭之實
曹郎可

依昔奏事自
是始奏事矣
兄弟同省
通典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然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

貞觀二年韋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韋季武除庫部
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

成一家之美無避稍屈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回避也

都事

職官要錄尚書都令史

晉百官表注云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一梁冠官品第八廩月八

斗諸令史皆同掌與郎共平處事宜別錄上士五章令史服與同官第九俸月五斗掌與令史典期告下別掌正書速文書作移屬作財用簿每月寫應為此故者送比部直事令史掌發內章表及上事其上尚書者條牒數奏門下注發日月其啓章皆宜注之詔書諭事及章表陳奏直事令史關直郎

六典都事六人從七品上

都事本尚書都令史之職沈約宋書云令史蓋前漢官也

史記趙禹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是也華嶠後漢書韋彪上疏曰有楚獄事煩故置尚書令史以助郎又云郎

主文案與令史不殊漢官儀云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事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齊職儀云自魏晉宋齊正史令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一梁冠楊楞伽北齊鄴都故事云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書過事洛京鄴都令史皆有品秩漢尚書臺令史秩二百石魏氏令史皆八品晉百官公卿表云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左右丞摠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陳五人品並第八梁武天監初詔曰尚書五郎職參政要非但統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草用士流美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太學博士陳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首膺茲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皇朝置六人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都令史置八者

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南朝多不置祠部尚書當五曹之數皇朝置六者當六曹之數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都事正八品

在任專學

王隱晉書虞溥字允元偏將軍領兵備隴西溥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都令史

清

談有國士之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點諸事不決皆

言當問

諸事問疵面上都中冗員

王銓為尚書都令史惠帝南郊舊儀大小

官共陪立乘左僕射王戎奏公族奢侈一人而兼倉大郡不唯宅耗也銓曰母弟之親一體而已公輔之下去無用之器撤空曠之宅并力務農以利於上可矣由世未能爾流通不反未可量也戎大慙然不能改竟尋諸郎尚書曰不知
言古今葬地干寶晉紀太康六年尚書都中冗員乃爾
郎今史王銓上言古葬必

於是地地不妨民令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求基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稀松柏相望非永安之制

主事

六典主事六人從九品上

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郎之中

察茂材高第者為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
謝承後漢書陳蕃范滂公沙穆並以俊才舉孝廉除郎
中光祿勳主事後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
千石比部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置主事令史並
從八品上隋初諸臺省並置主事令史煬帝三年並去
令史名其主事隨曹開劇每置二十人令史置一主事
不滿十者亦置一人雜用才術之士顏慤楚文學名
家為內使主事其後尋罷皇朝流外入流者補之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主事從八品

投版棄官

後漢范滂字孟博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詰蕃蕃不止之

滂懷恨投版棄官去之郭林宗聞而策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

之義也蕃乃謝焉

麟之口光庭守

見史部尚書門

令史 書令史

職官要錄尚書令史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史二十人皆出蘭臺以勞得占好祿司馬彪

續漢書云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華嶠漢書云韋彪上書曰往

時有獄事故置令史助郎也

六典尚書令史十八人書令史三十六人

自魏晉以來令史之任用

人常輕梁陳後魏北齊雖預品秩益又微矣其革選卑
降始自平隋開皇初著令有流外勳品二品四品五品
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皇朝因之諸臺省並曰令史
其尚書都省令史書令史並分抄行署文書食著米菜
料日四十錢給三口糧國初限八考以上入流若六考
以上頻上七考六上並入流為職事初隋氏革選令史
為流外得官者少年限又深武德初天下始定京師殺
償貴遠人不願任流外至調州佐使及朝集典充選不
獲以相資而往故促以年優其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
主事及上縣尉近革選限十考六上入流每府使三考
令史兩考聽轉
選續前勞也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令史書令史從八品

用法平整

王隱晉書李芘少剛簡毅斷郡禮聘功曹除吏部令史芘用法平整

耻以孝廉

為令史職

見尚書郎門

補令史以辱袁著

後漢郎中袁著請闕上書訟梁冀驕

暴冀陰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著補令史以辱之

職尊賞薄

舊制令史補丞尉尚

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諸令史為常帝從之

良士

吳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

董令令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

宰相才

晉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

問曰卿於朕代為何官緯對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畧等倚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訪

以朝儀遁逃不出

藏榮緒晉書張昌為逆欲以尚書令史郭真為尚書郎訪以朝儀遁逃不

出昌制其妻子避之彌遠奉公憂職

汝南先賢傳浮字隱公入補尚書令史奉公憂職以功除昌慮

長名為神君

三吳富人

宋孔顛為御史中丞生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孔顛性素儉蘭臺令史皆三

吳富人輕頭也問令史今古不同

隋牛弘嘗問於騎尉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

史百倍於前職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中考其殿最案不重按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苦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州不過十三行臺述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旬餘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剛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自備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織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從容其可限試一經
唐總章中詔諸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限試一經
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嘆異著於話訟時闕立本為右相晏恪為左相立本無它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為

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都饑早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

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五臺令史明經上為廷尉平見吏部尚書抗

穀不挽注

亭長 掌固

六典亭長六人漢因秦制率十里一亭長隋文帝始採古亭長之召以為流外號皇朝因之主

守省門通傳約

六典掌固十四人史記云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詣太常受業如博士弟

子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又東方朔云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掌故主故事也漢史本亦為此固

字隋令稱掌事皇朝復稱掌固主守當倉庫及廳事鋪設職與古殊與亭長皆為番下上通謂之番官轉入府史從府史轉入令史選轉皆試判

行臺省

晉紀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

後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孝武永熙二年罷諸行臺在令無文其官

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尋詔復以勃海王高歡為大
行臺隨機裁處

隋百官志後齊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

皆隨權制而置員馬隋行臺省則有尚書令僕射

左右任置

兵部

兼吏部禮部

度支

兼都官工部

禮部及丞

左右任置

各一人都事

四人有考功

兼吏部爵部司勳

禮部

兼祠部主客

膳部兵部

兼職方

駕

部庫部刑部

兼都官司門

度支

兼倉部

戶部

兼比部

金部工部屯

部

兼水部虞部

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

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錄事等員行臺尚書令為視二品上總管行臺尚書僕射為視從二品中總管行臺諸

曹尚書為視正三品下總管為視從三品行臺尚書左

右為視從四品行臺諸曹侍郎為視正六品行臺諸監

為視從九品行臺尚書郎為視正九品行臺諸監丞為

視從九品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

晉王廣為尚書令置河北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

秦王俊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

王秀為尚書令

唐職官志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尚書省其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方太子在藩為之及升儲位省之山東行臺武德五年省餘道九年省

兼摠民事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

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理邊民冤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

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摠民事自術始也

有王佐才

北齊蘇綽為周文帝行臺郎中在官歲餘

未見知臺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才屬周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西漢故蒼池傾問

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方乃召問綽應對如
流文帝嘉之乃令綽並行及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
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冠危坐
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
置文案程式未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轉大行臺度
支尚書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國富入之道故綽得
盡其才智贊成其事減官員置屯田以資軍國綽性儉
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平天下為己
任博求賢俊共弘正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推心
委任或出遊常預置空絀以
授綽隨事施行及還啓知馬車後酌酒
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
帝痛惜之哀動左右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太祖
與郗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
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
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

因舉聲痛哭不覺失危於手至英日
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祭文

置學

周文帝於行
臺省置學取

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
講學先六經後子史時薛慎為丞相府墨曹參軍以為

學師知諸
生課業

辦馬槽解圍

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
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

金墉永業出兵以禦之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
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急速是故不

出乃連夜辦馬槽二千周人間
之以為大將軍至乃解圍去

備小艇全河橋

北齊張
亮為行

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
流放大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鑠鑠頭

施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鉤鉤之引
鑠向岸船不得及橋之獲全亮之立也

恨不得兵三萬

橫行天下

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
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

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
南仗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
謀時高昂彭樂皆雄
勇冠時景常輕之
仗任若半體上檄書薛收為大行
臺金部郎中

時太宗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
敏速皆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論功第一屈突通判

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時從討王世充世充平
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隱若敵國
顏氏家訓張道攜之為晉州行臺左丞愛養將
士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

職官分紀卷八